

20世紀初台灣原住民語言地圖：「手」和「五」¹

遠藤光曉
青山學院大學

本文根據小川尚義收集、整理的20世紀初以前台灣原住民語言詞彙資料抽樣描繪語言地圖。選擇的對象為「手」和「五」。在原始南島語裡「五」來自「手」。據台灣南島語這兩個語詞的地理分佈也能確認這一點，但還有一系列創新演變可觀察到，主要原因應該是迴避同音衝突。文中分詞條討論後對於兩種語詞所構成的系統進行結構方面的檢討，顯示出今後更系統化研究的前景。

關鍵詞：南島語、語言地理學、身體部位詞彙、數詞、同音衝突、不規則音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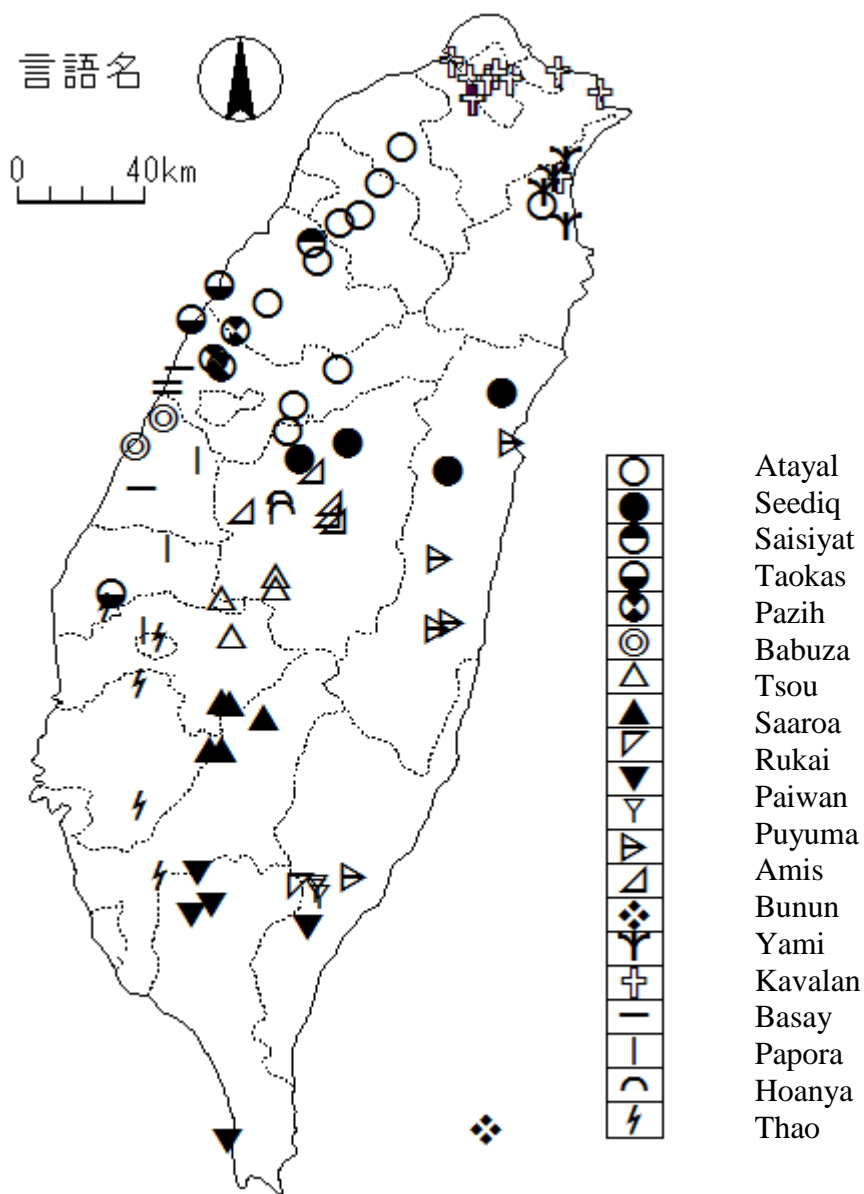
1. 前言

小川尚義《台灣蕃語蒐錄》（2006）原先是作者1920年代所作的筆記，蒐集當時所能看到的幾乎所有的台灣原住民語言資料，分286個詞條項目，列出一百多地點的基本詞彙。該書前面有筆記的彩色照片，有陸續修改的字跡，可以窺見從手稿整理成這個出版品的難度相當大。本報告根據這份珍貴的資料抽樣描繪語言地圖。選擇的詞條為「手」和「五」。

本文描繪語言地圖時使用谷謙二先生開發的一種地理情報系統（GIS）軟體MANDARA。該軟體可以由<http://ktgis.net/mandara/>免費下載，操作簡便，描繪語言地圖功能足夠；但只有日語版。語詞符號方面利用岸江信介研究室開發的字符《言語朗君》。電子地圖由<http://www.freemap.jp/blankmap/>下載後經過MANDARA軟體加工使用。每個地點的經緯度取自Google Maps基礎上建構的網頁<http://www.geekpage.jp/web/google-maps-api/get-xy.php>。另外，小川尚義的資料可以由

¹ 本文初稿曾在第四次台灣的語言方言分佈與族群遷徙工作坊（2009年3月23日，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民族發展研究所）發表，當時李佩容教授擔任講評人，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意見。本文修改時加以參考並請她過目，在此一併致謝。但所存在的缺點一概由本人負責。

<http://www.joao-roiz.jp/OGV/index.html> 縱橫檢索並下載。²



圖一

有些地名現在一時不好找；有些資料只寫著語言名稱，不知道具體根據哪個地點；也有一些地點有好多資料，有重複的情況；有些地點沒有該語詞的描寫。結果，這次描繪成地圖的地點共有82個（見圖一）。至於不出現在地圖上的地點的信息會在討論中提到的。

據土田（1989）的分類，在圖一中使用圓圈符號顯示出來的各種語言屬於「高砂族

² 描繪語言地圖時承豐島正之、中井精一、岸江信介、龜山大輔諸位先生的協助，在此謹致謝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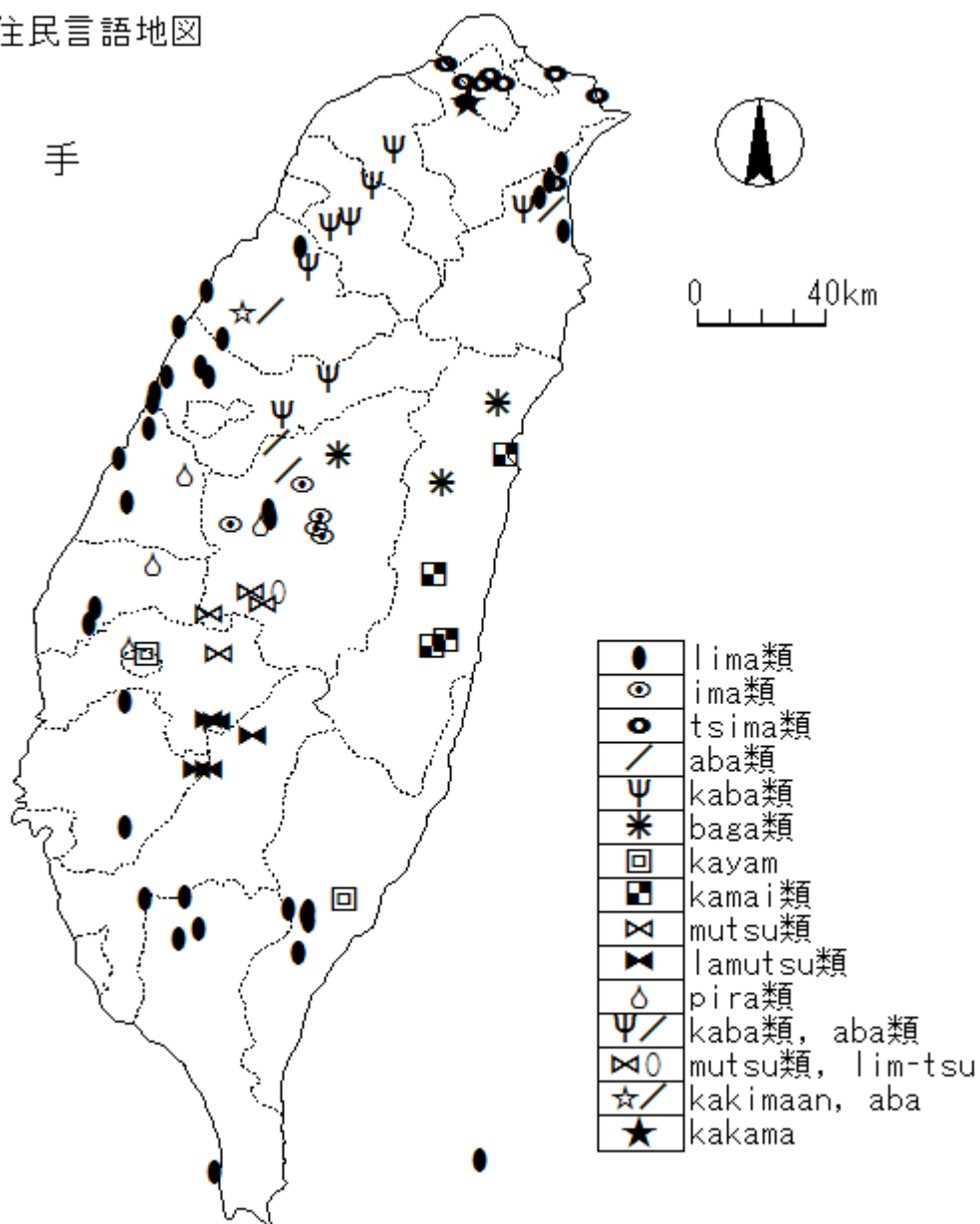
諸語西北語群」；使用三角符號的各種語言則屬於「高砂族諸語台灣南部語群」。「雅美語」（即現在所稱達悟語）屬於「菲律賓諸語Batanic語群」。其他語言屬於「平埔族諸語」。

2. 「手」的語言地圖

「手」的語言地圖見下頁。一看就能看出「lima類」和其他語詞構成典型的「邊緣分佈」或「ABA分佈」。就是說，「lima類」主要分佈在台灣中西部、西南部、東南部沿海地區以外，還分佈在東北沿海地區（宜蘭一帶），中間有「kaba類」、「baga類」等等。更仔細地看下去，就能發現別的一系列「ABA分佈」。

根據語言地理學的一般原則，有這種「ABA分佈」時，除非有移民或者跳躍性的傳播情況以外，首先要考慮到的可能性就是：在中間地區原先也分佈著邊緣地區的詞彙「A」，後來在中間地區產生了新的語詞「B」，於是有了現在的「ABA」的地理分佈（柴田1969: 32-37）。

台灣原住民言語地圖



圖二

就現在的情況而言，首先想到的可能性就是：

A：在整個台灣原先分佈著「lima類」（原始狀態）；

A1：在北部的basay語裡產生了「lima類」→「tsima類」的變化。小川（1944: 353）指出，在basay語包含在「三」「五」「八」等語詞裡的*l都變成ts，因此這是規則性的音變。

- A2：在中部的bunun語裡產生了「lima類」〉「ima類」的變化。
- B：從西北部到中西部地區產生了「aba類」。據Ferrell (1969: 217)，Squliq Atayal 語 (Ta)³的ava是「手掌」的意思，因此這個語詞形式有可能是從「手掌」義轉移過來的。另外，據Ferrell (1969: 217)，Squliq Atayal 語 (E) 有qba? 的形式，因此有可能更古老的形式是*qaba，後來變成?aba。
- C：在「aba類」地區，除了西南端和東北端以外，產生了「aba類（具體音值也可能是*qaba）」〉「kaba類」的變化（在一些地點kaba的中間一個輔音弱化為kava）。花蓮一帶的阿美語kamai⁴這個形式類似於kaba，有可能是同源詞。據Ferrell (1969: 133,209) Puyuma語的hamái具有「動物的爪」的意思，hámai具有「指甲」的意思，阿美語表示「手」的kamai有可能是從早期表示指甲義的語詞轉變過來的。Babuza語裡的kakama和泰雅語一個地點的kakimaan（在地圖中用星號表示）也可能和kamai有同源關係。據Ferrell (1969: 133,209)，「動物的爪」和「指甲」義的語詞分別如下：在Squliq Atayal (E) 裡，kkamil；Squliq Atayal (Ta), kakámin；Ci'uli Atayal (F) kakamil。總之，kamai類的地理分佈地區在kaba 類的外面⁵，因此這個形式有可能早於kaba。
- C'：在嘉義和台東有kayam的形式，據Ferrell (1969: 217) Ami語 (D) 也具有kayam的形式。這個語詞有可能是kamai的同源詞，因語音換位 (metathesis) 而產生。由於分佈地點分散在相隔很遠的地方，因此這個kayam形式甚至有可能早於kamai。暫時難以判斷。
- D：在花蓮山區一帶（賽德語）產生了「baga類」。這個語詞形式和「kaba」有相似之處，有可能是音節換位所導致的。另一方面，在台灣南部山區產生了另外一套變化：
- E：從阿里山到台東一帶分佈著「lamutsu類」和「mutsu類」。鄒語南仔腳（現在的地名未明）方言有lim-tsu這個形式。以此為線索考慮，這些形式和lima同源，只是後面加上tsu，然後前面的元音有所變化。

³ Ferrell (1969) 的資料中出現的 (Ta) 是描寫者 Taintor 的縮寫。下文的 (E) 是 Egerod，(F) 是 Ferrell，(D) 是 Davidson。見 Ferrell (1969: 75)。

⁴ Cohen (1999:32) 認為 *kamay '{holder, gripper,}hand' 構成 ** KVP 'to put/hold together; fastener; (things/persons) together' 這個詞根的同源詞。

⁵ 據 Tryon (1994: Part 2, 473)，Tagalog 語裡也使用 kamai。Dahl (1981: 49) 還舉了其他語言的同源詞。

F：關於hoanya語裡的「pira類」，伊能（1907: 71）列出「手指」義的語詞，其中Arikun方言是pira（與手是同一詞）；lloa方言是pīra-māit（按，Arikun現在是南投縣草屯鎮，lloa也在附近，都屬於Hoanya語）。他說「指和手漸漸使用同一詞來稱呼，大概是他們在漢化的同時，忘掉了固有的語言，終於與手之詞混在一起的吧！」Dahl(1981: 49)說：「Another word is Tag *kamây*, Ifugo Batad *ŋamay* 'hand', Ivatan *ka-kamay* 'finger' (Reid 1971, 88 and 81), perhaps also Tontemboan and Tombatu *kama* 'hand' (Sneddon 1970,22). The expressions 'to do something with the hand' or 'to do it with the fingers' may designate exactly the same action. Here we may seek the semantic link between 'hand' and 'finger'.」Brown（2005b）則綜覽世界上有不少語言裡對「手指」和「手」使用同一個語詞。有可能，在這些語言裡原來表示「手指」義的語詞轉為表示「手」。

上面的推測純粹由地理分佈和語詞形式的觀點擬出來而已。至於各語言當中的音變定律和構詞法方面的引申關係則需要往後進一步考察。

在《台灣蕃語蒐錄》裡出現的語詞基本上都在以上提到的範圍之內；但Babuza語的hapak（資料來源：132c:馬芝遴⁶）和雅美語（現稱達悟語）的tatchai⁷（資料來源:163b）則無法解釋其語詞形式的來龍去脈。

在《台灣蕃語蒐錄》有關「手」的記載裡往往有「包含胳膊義」的解釋。這是饒有趣味的問題：Brown（2005）綜覽全世界600多個語言裡「手」和「胳膊」的詞彙，發現有三分之一左右（228）的語言裡使用同一個語詞形式表示這兩個部位。日語就是其中之一，「te」表示「手」，也表示「胳膊」（「胳膊」還有專有的語詞「ude」）。她還發現這種類型的分佈地區傾向於靠近赤道附近。由於在寒冷的地方穿長袖衣服的時間長，因此較容易意識到以手腕為界限的身體部位的不同。在台灣原住民語言裡的這兩種類型的地理分佈情況還可以繼續進行研究。

「lima類」涵蓋的語詞形式很多，下頁的地圖列出所有形式並顯示出其地理分佈。「rima」最多，其次是「lima」類。據Tsuchida（1976: 231），南島祖語的 *l 在鄒語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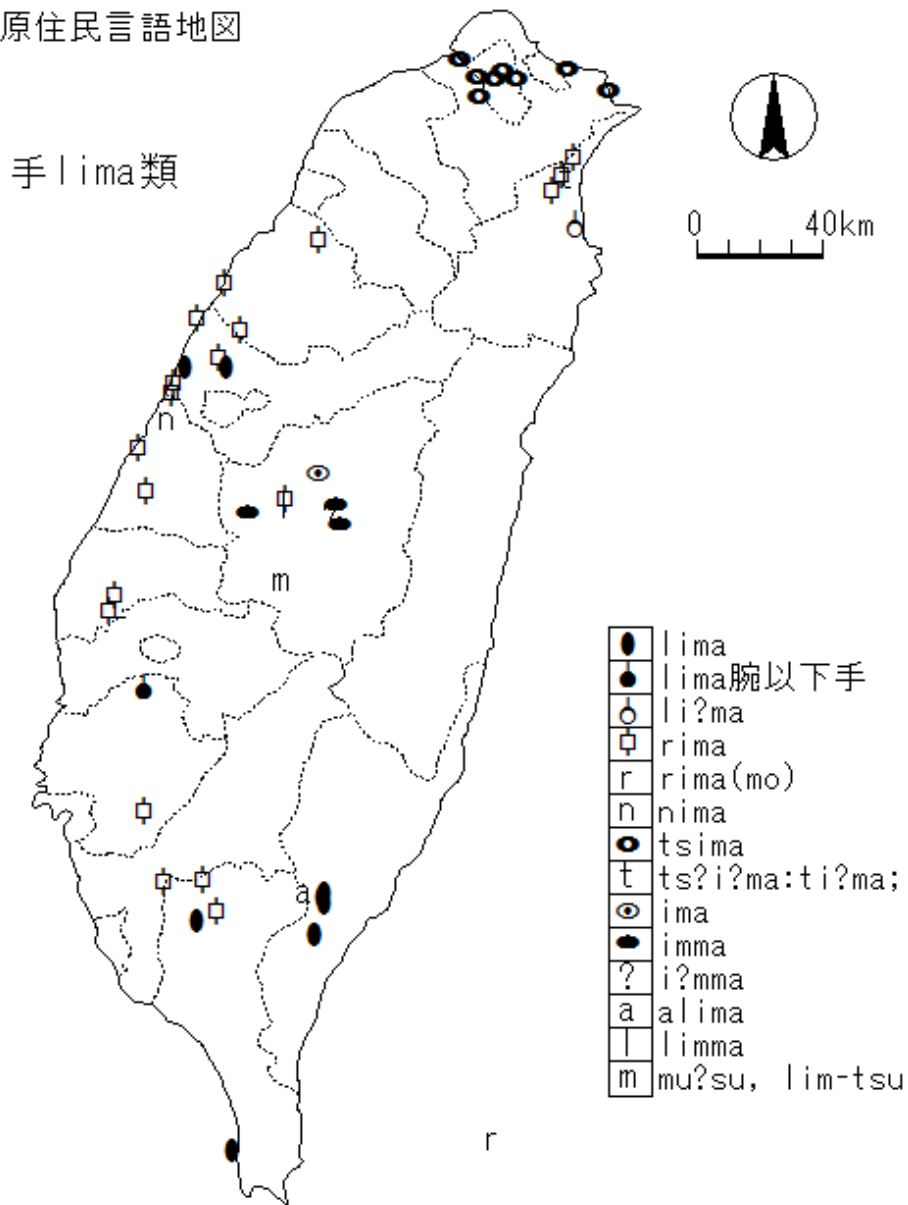
⁶ 132c 為地點號碼，「馬芝遴」是該地地名；下面的 163b 也是地點號碼。

⁷ 據 Tsuchida 等（1987：37），屬於菲律賓 Batanic 語的 Itbayat, Ivasay, Isamorong 等語言的胳膊（arm）具有 tacay 或 taccay 的詞形。雅美語的其他資料還是把「手」描寫為「lima」，因此這個資料所描寫的 tatchai 或許就是「胳膊」的意義。

一律變為 r。在其他各語言裡的對應關係也應該如此一個一個地歸納起來，但現在還沒達到這個階段。

以上純粹從台灣原住民語言的地理分佈來推論最早形式為「lima」，其實這種推論也符合原始南島語「手」的形式*lima。⁸

台灣原住民言語地圖



圖三

⁸ 參看 Wurm et al. (1975: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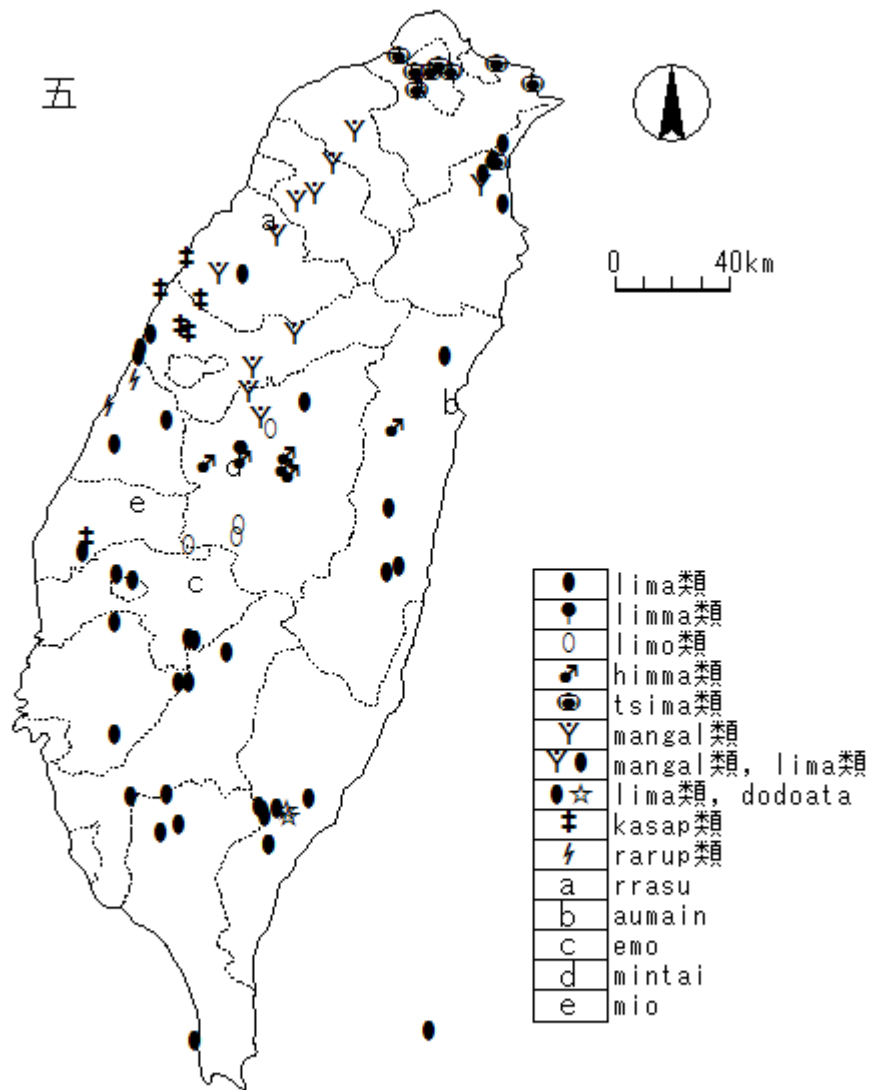
不過，單從可能性來講，另外一種迥然不同的解釋也會存在的：據曹（2008）詞彙卷011「稻子」，環繞臺灣沿海地區分佈著包含「tiu」的形式（來自閩語），臺灣西北角地區分佈著包含「禾」的語詞（來自客家話）。但漢語在臺灣島分佈的歷史很短，因此這種乍一看類似於「ABA分佈」的情況只反映移民來源的不同而已，並不能據此推測這兩種語詞形成的歷史。臺灣原住民語言的地理分佈如果有類似情況的話，分佈在這個海島邊沿地區的形式有可能是更晚的外來成份，分佈在中間山區的形式存古。這個問題暫時難以下最後結論，只能留待將來積累更多的臺灣原住民語言地理學研究後再解決，在此存異說而已。

3. 「五」的語言地圖

「五」的語言地圖見下頁。「lima 類」的地理分佈模式和「手」一樣，在沿海地區；但其分佈範圍更為廣泛。「limma 類」、「limo 類」和「himma 類」的語音形式顯然類似於「lima」。「Basay 語裡的「tsima 類」也如此，和表示「手」的形式一致。臺灣西北部的泰雅語有「mangal 類」，Tsuchida（1976:231,258）指出，在泰雅語裡「三」後面也具有「gal」這個形式，因此前面的「ma」或者「ima」還是和「lima」同源。小川（1905-7:203）說，「mangal」有「攜帶」、「持」之義，所以似乎並非完全與「手」之義無關。」Cohen（1999:33）則認為*lima? '{holder, gripper,}hand'構成** KVP 'to put/hold together; fastener; (things/persons) together'這個詞根的同源詞。⁹ 小川（1905-7:206）指出，在泰雅語管「五」叫「mangal」的竹頭角社方言裡「五十」有「ya-mangal pangan」和「ma-jima-l」兩種說法，後面的形式來自"lima"。

⁹ 在這裡，KVP 意味着該詞根由舌根音類輔音（K）加元音（V）加唇音類輔音（P）構成。但 Cohen（1999:101）還提出 lima? 構成**IVb/p 'to wind around; wrapper...'的同源詞的可能性。

台灣原住民言語地圖
圖



小川（1905-7: 208）認為，分佈在臺灣中西部的「kasap 類」和「rarup 類」是同源詞；小川（1944: 355-6）進一步舉出語音對應平行詞例，推測這些形式來自「*r₂at₂ëb 型」。據伊能（1906-7: 67），Babuza 語的「五」具有「nahop」的形式，在 Babuza 語裡從一到八都以「na-」開頭，因此，在「nahop」這個形式裡表示「五」的成份就是「hop」。Dahl（1981: 49）則構擬這些語詞的原始形式為 *yat₂əb，並認為：「It is possible that *yat₂əb may have been an original PAN numeral for 'five', and that it has been supplanted by the word for the (whole) 'hand' because of counting habits. If so the four group of AN immigrants in Formosa, and *li:ma have supplanted *yat₂əb in the centre of the AN society shortly after their

emigration. But much comparative study would be needed before this suggestion could amount to more than a very tentative working hypothesis.」Sagart (2004) 則根據使用這個形式的語言裡從 6 以後的計數方式是「5 加 x」的更原始的系統，認為「RaCep」是最古老的形式。Li (2006: 139) 不贊成 Sagart 的這個看法。據森口 (1977: 319-320) 的看法，泰雅語、賽德語和巴宰語等採取倍數法或五進法的語言是從南島祖語的十進法系統經過變化的；臺灣南島語一般有助數詞系統，但在這些不採取十進法的語言裡卻消失了。但十進法是更先進的算法¹⁰，我個人認為 Sagart 的看法很值得重視。鑑別各種形式的新舊層次時，地理分佈的根據固然是一種很有用的線索，但不是絕對的。

其他零星的語詞形式來歷不明。

4. 「手」和「五」的綜合討論

下頁舉出「手」和「五」的綜合地圖。這樣看起來，雖然「五」來自「手」，但在 20 世紀初臺灣原住民語言裡，這兩個語詞完全同音的地點卻屬於少數派：只有「lima 同音類」和「tsima 同音類」。在其他大多數語言裡，對這兩個語詞有的系統使用同一個詞源的不同形式的詞，有的系統完全使用不同的形式來表達。這就可能因為「手」和「五」都是常用詞，文明充分發達以後兩個語詞都經常使用，因此需要迴避同音衝突 (homonym avoidance) 的情況，於是改用不同的語詞形式。

Dahl (1981: 49) 說：「Zorc has reconstructed PPh **ʔa-lí:ma[h]* with long and stressed penult vowel (1978, 79). But in PBis **lǐmá* 'five' is with short penult and stress on the ultima (Zorc 1977, 101). Zorc assumes however, as already mentioned, that the numerals received the pattern with stressed last syllable through counting intonation (Zorc 1978, 72 and 96). Both in this way and by the addition of an initial *ʔa-* the original word with two alloemes has been split into two words: (*ʔa-*) *lí:ma* 'hand' and *lǐmá* 'five'。」

臺灣原住民語言裡頭也有類似情況，在小川尚義描寫的 Kavalan 語裡 (92b)，「手」是 *līma*，「五」是 *lima*。¹¹在 Rukai 語裡 (56b)，「手」是 *alima*，「五」是 *lima*。但在大部分語言裡，採取更明確的手段來加以區別，也就是說，使用完全不同的語詞形式。這時，「五」反而保留原始南島語的形式，「手」則傾向於改用別的語詞形式。這就像「喧賓奪主」的情況。「手」的新的形式似乎從「胳膊」「手指」「指甲」等相鄰的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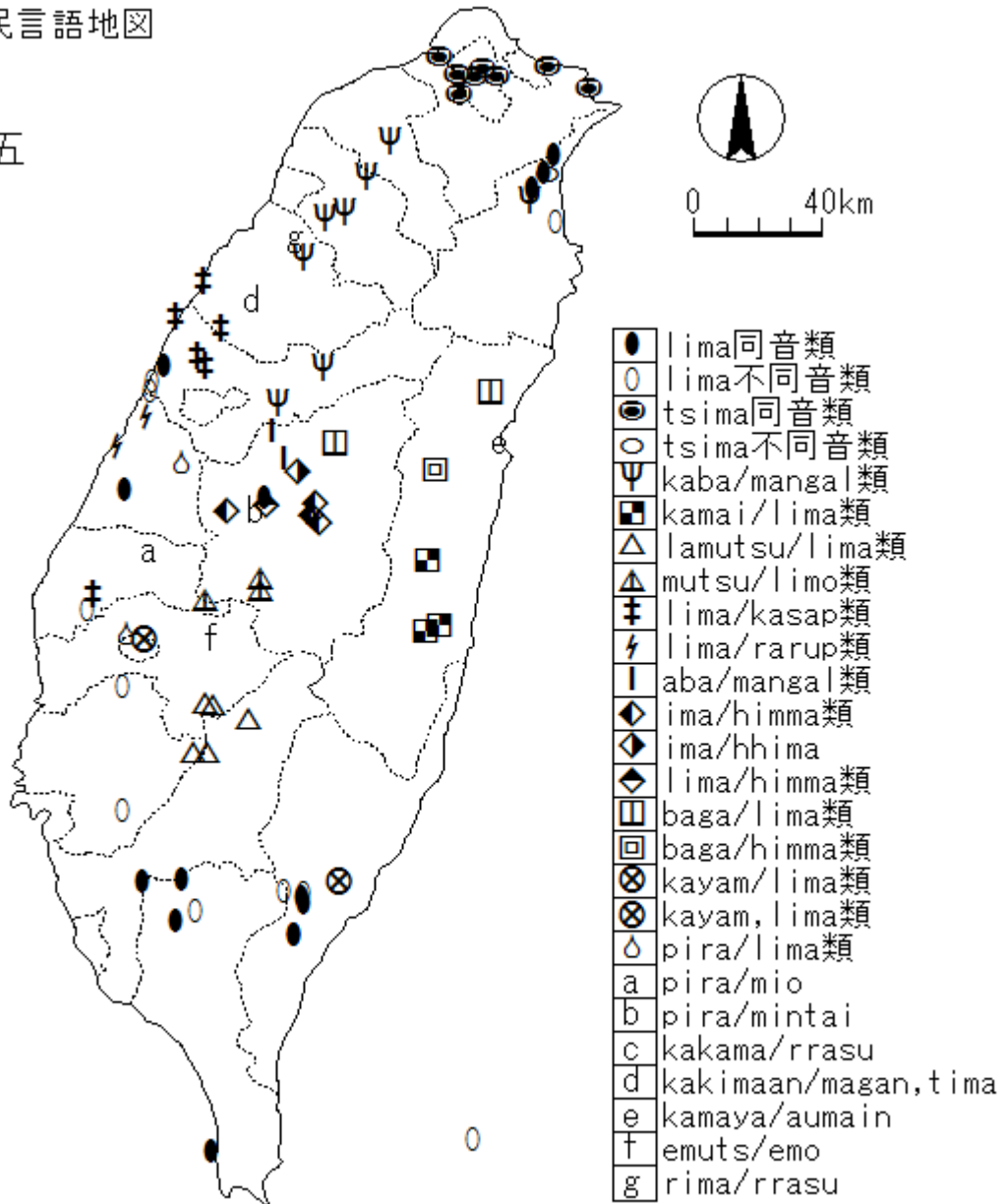
¹⁰ 參看松本 1999。

¹¹ 據 Li and Tsuchida 2006:324，「手」和「五」都是 *rima*。

體部位的語詞經過詞義轉移而來。

台灣原住民言語地圖

手/五



圖五

5. 結語

本文抽樣討論 20 世紀初臺灣原住民語言裡基本詞彙的地理分佈及其形成過程。今後

首先需要對各語詞項目的所有地點的形式加以檢討；還要看相關意義領域的一系列語詞，如身體部位和數詞；還可以和現代的地理分佈進行比較。通過以上討論，希望能夠顯示出語言地理學在臺灣南島語研究上的前景，從而引起專家的注意，以起「拋磚引玉」的作用。

引用文獻

- Brown, Cecil H. 2005a. Hand and Arm.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ed. by Martin Haspelmath, Matthew S. Dryer, David Gil and Bernard Comrie, 522-52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05b. Finger and Hand.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ed. by Martin Haspelmath, Matthew S. Dryer, David Gil and Bernard Comrie, 526-52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E.M.K Kempler. 1999. *Fundamentals of Austronesian Roots and Etymology*.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Dahl, Östen. 1981. Austronesian Numerals. *NUSA* 10: 46-58.
- Ferrell, Raleigh. 1969. *Taiwan Aboriginall Groups: Problems in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Kaneko, Erika. 1956. The Numeral Systems of the Formosan Languages a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Other Austronesian Languages. *Wiener Völkerkundliche Mitteilungen* 4: 37-77.
- Li, Paul. 2006. Numerals in Formosan Languages. *Oceanic Linguistics* 45/1:133-152.
- Li, Paul. and Tsuchida, Shigeru. 2006. *Kavalan Dictionary*,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Sagart, Laurent. 2004. The Higher Phylogeny of Austronesian and the Position of Tai-Kadai. *Oceanic Linguistics* 43/2: 411-444.
- Tryon, Darrell T. ed. 1995. *Comparative Austronesian Dictionar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Tsuchida, Shigeru. 1976. *Reconstruction of Proto-Tsouic Phonology*. Tokyo: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 Tsuchida, Shigeru., Yamada, Yukihiro. & Moriguchi, Tsunekazu. 1987. *Lists of Selected Words of Batanic Languages*. Toky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 Wurm, Stephen Adolphe & Wilson Basil. 1975. *English Finderlist of Reconstructions in Austronesian Languages (Post-Brandstetter)*.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Yamada, Yukihiko. 1991. The Numeral Systems of the Formosan and the Philippine Languages. *The Journal of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imeji Dokkyo University* 4:119-135.
- 曹志耘主編. 2008. 《中國語言地圖冊》詞彙卷。北京：商務印書館。
- 黃秀敏譯·李壬癸編審. 1993. 《台灣南島語言研究論文日文中譯彙編》。台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
- 伊能嘉矩 (Inō, Kanori). 1906-7. 〈臺灣土蕃的數的觀念〉。黃 1993: 68-71。
- _____ . 1907. 〈臺灣土蕃對手指的觀念〉。黃 1993: 72-77。
- 松本克己 (Matsumoto, Katsumi). 1999. 〈世界言語の數詞體系とその普遍的基盤〉，收錄於松本克己《世界言語への視座》，2006: 303-312。東京：三省堂。
- 森口恆一 (Moriguchi, Tsunekazu). 1977. 〈數詞からみた高砂族とフィリピン諸族の言語〉。黑潮文化の會編《日本民族と黑潮文化》。318-331。東京：角川書店。
- 小川尚義 (Ogawa, Naoyoshi). 1905-7. 〈關於數詞〉。黃 1993: 200-209。
- _____ . 1906. 〈關於臺灣語〉。黃 1993: 210-212。
- _____ . 1944. 〈臺灣土著語在南島語所佔的地位〉。黃 1993: 338-380。
- _____ . 2006. 《台灣蕃語蒐錄》。李壬癸、豐島正之編，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
- 柴田武 (Shibata, Takeshi). 1969. 《言語地理學の方法》。東京：筑摩書房。
- 土田滋 (Tsuchida, Shigeru). 1989. 〈高砂族諸語〉，《言語學大辭典》2: 572-575。東京：三省堂。

遠藤光暁
青山學院大學教授
mit.endo@gmail.com

Linguistic Maps of Formosan Language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Hand” and “Five”

Mitsuaki ENDO

Aoyama Gakuin University

This paper presents linguistic maps of selected lexical items from Taiwan’s indigenous language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with reference to Ogawa Naoyoshi’s volume entitled,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Formosan Languages and Dialect* (ed. by Li, P. & Toyoshima, 2005). We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d for “hand” and the word for “five”. In Proto-Austronesian (PAN) the word for “five” originated from the word for “hand”. This etymology can be traced by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se two words in the Formosan languages. In addition, there is evidence of a series of innovations within the languages, which emerged predominantly to avoid confusion between the two homonyms. Through these discussions, further possibilities for systematic studies are suggested.

Key words: Austronesian Languages, Linguistic Geography, body parts vocabulary, numerals, homonym avoidance, irregular sound change